

劉希仁文集



中華書局

文
泉
子
集
劉
蛻
撰

刻唐劉蛻集紀事

讀唐代文。嘗癖劉蛻。恨全書未獲覩。壬戌歲。業制舉于構李。偶向縑廬披繙朽簡。忽一冊首尾蟲蝕。文益滅漶不可句。以意彊會。僅辨山書文冢兩篇。反覆檢認。襞幅隱隱。是桑悅印記奇士。麥藏喜愕生信。是夕燈下。摩挲眼力。十字九想。若陟華嶺。愈艱愈快。吾友人收之。同好者也。時住石耳。手錄一軸。遙報之。二人書沈篋底。所遘名賢。輒謀原集。讐正卒無傳本。甲子同在婆髻書巢。慨然興懷。懼是復遭淪沒。迺萃凡唐編緝迄夫碑記。補入脫遺。攷索同異。次第後先。成六卷。留劉蛻所著精神。換桑悅所傳面目。以播藝林。按蛻獻崔尚書集十卷。舊拔刺書一卷。雜歌詩二卷。散軼實多矧詩微存職體。什未三四可知。余山澤小儒也。耳目疎隘。不願古人與死俱湮。梓行孔亟。寫內嬌娘之嗜者。能存其棄。請勿祕諸。不然異代指茲爲定本。余適蛻之臯人。天啓甲子曝書日。香城吳麟紀事。舟庵。

題唐劉蛻集

余有嗜古癖。嘗詫秦灰毒烈。應有佳文字不傳。所傳者燼餘耳。疑當時避秦人定有祕笈靈文。恨問津桃源者爲漁父。漁父不文。第錯愕其樽罍衣冠。不同魏晉。未嘗以此相質也。張茂先號稱博古者。嬾嫋之遇。不可謂非夙因。乃瞬不及停謝去。夫桃花源中人。賓賓具主客禮。漁父可以彊記而不知。小有洞天老人。皇皇慮召譴。主者茂先。欲彊記而不得。豈非靈文祕笈。鬼神呵憐。世間唯操柄自鬼神者。一切莫能奪。則欲求上窮碧落。下徹黃泉。遠沂鴻濛。近探百代。于嬴灰異劫。龍藏蛟宮外。另闢記問山河。非神仙不可。而神仙有無。又何渺茫也。余友衆香。具孝友至性。而酷耽奇書。與余上下千古。如指螺紋。吾師涂伯聚先生。曾目之爲神仙中標格。夫嗜古。則必深其理。寂其氣以相求。舉千百以上之靈爽精英。嘿爲所攝。攝之而不能闕。定有一種土中之光。塵中之寶氣。供其愛玩摩挲。則此案頭劉蛻集是。余于唐人文中。早癖孟東野、李長吉、元次山。最後讀蛻文冢銘。反覆披尋。唱歎不釋。恨此外散佚不多見。然意中實時時有如此人。乃今得全于衆香。而衆香實苦搜之于漫漶。不可披之蠹簡。似窺小有。如入武陵。豈蛻幽墟之家。發其靈以媚衆香。抑衆香耽嗜之精。下其施以感蛻也。因思天荒之破。不爲蛻譽人。而此集之傳。實爲蛻知己。余悟矣。姑以蠹芸自矢。而以脈望期之衆香。古宜豐半癡居士熊文舉記于白下寓軒時丙寅元夕。

文泉子集目錄

卷一

文泉子集序

憫禱辭并序

弔屈原辭三章并序

遇謗

卷二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禹書上

禹書下

古漁父四篇有後序

卷三

太古無爲論

贏秦論

較農

疏亡

刪方策

朱氏夢龍解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卷四

上宰相書

獻南海崔尚書書

復崔尚書書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卷五

上禮部裴侍郎書

與韋貞外書

移史館書

與京西幕府書

卷六

投知己書

答知己書

論江陵耆老書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文泉子集卷一

唐劉蛻撰

文泉子集序

于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野水入廬。漬壞簡策。旣明日燎其書。有不可斂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于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雲雷元桑盛乾。則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至甲午。覆硯于襄陽之野。

憫禱辭并序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爲民之禱者。屬石燕不飛。商羊不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役巫歌伶吹竹鼓楨呼空者。訖唱屢夕。俄然微灑輕霽。若神之來。意似憫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弔民云。

公邑之南兮。禱龍之潭。空波鄰天兮。雲物中涵。鱗鰐縠碧兮。淵怪相參。風翼輕翔兮。帶直煙嵐。吏不政兮。胥爲民蠹。政不繩兮。官爲胥酣。彼民之不能口舌兮。爲胥之滅。進不得理兮。若結若鉗。陰戾陽返兮。民之不堪。燦日流焰兮。赫奕如惔。瀟泉沸涌兮。如湯而炎。役巫女兮。鼉鼓坎坎。風笛搖空兮。舞袂衫衫。胥不虔

祈兮官賚笑譚。胡不戮狡胥兮徇此絜嚴。胡不舉己之不正兮去此貪婪。荷天子之優祿兮胡爲而不廉。又何役女巫而禱此空潭。

弔屈原辭三章并序

吁。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班孟堅各有言。蛻不載故也。噫。大夫之賢懷王之事。蛻得之涕泗下衣。濡毫瀝辭。噫。大夫之爲臣千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東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蛻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哿人之佞。著弔屈原辭三章弔公之志也。雨濛湘波。浮檝搖歌。旣而悲伸紙波辭祈公兮采之。

哀湘竹

恨二妃之淚竹圓紅滴。滴兮臨乎煙沚。竦枝與修條兮吟哀風之不已。搖勁節而錦舒兮垂高蔭而自美。招翔鸞之與翠鳳兮緝晴霞之數里。繁柯重乎舜祠兮瘦影疊乎湘水。諒高節之自任兮匪庭篠之云比。鄙衆蔭之延接兮恥凡羽之棲止。入清谿之浪聲兮無笙簧之相擬。恨葉翻波兮騷屑之風露滴煙蒙兮。瀟纓之子。悵靈均之節兮依然。想真姿兮千年若此。

下清江

清江之上兮心夷猶。清江之下兮煙波浮。風軟雨絲兮湘波高。雲昏竹暗兮鬼神愁。遠霞開兮鳥帆隨。碧江平兮桂機移。帶隱虹兮衣凝雲。披薜荔兮扈江蘿。歲華高兮水東注。秋色下兮紅蘭渡。瓠酌合兮荆和喪。岐鳳翔兮龍媒去。又曰心旣繫兮道雲端。水之浪兮人之波。瀾浪可平兮人心不可平。波瀾一翻兮孰

淵其情水之深兮不曰深。悵前恨兮淚沾襟。

招帝子

招湘靈兮澄瀾之渚。雲蔽煙沈兮明月之浦。唱宵歌兮撫雲璫。擊鳴桹兮薦清醑。鸞去鳳飛兮雲不歸。九疑疊翠兮橫湘雨。颯輕颺兮揚微波。激楚怨兮下湘娥。緝荷蓋兮集雲壇。絜桂席兮組芳蘭。霞爲裳兮瓊爲佩。舉雲旗兮持風旛。若有來兮憲宰。撤懸珂兮珊瑚。張孔蓋兮臨瑤臺。月凝袖兮雲裁冠。目眇眇兮千華春。悵無言兮蒼梧濱。戢蕙帶兮握芳芬。撫瑤葉兮淚班筠。乘桂華兮下清湘。拖無波兮涉滄浪。九疑之翠兮不可尋。懷沙之水兮恨之深。

遇謗

有肪兮墨而謂之不絜。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灌兮轍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鏽而謂之不轍。聲咺唏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咽。既怒怒以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爲孺兮。譎殤子以爲姦。夥衆人之難信兮。擗夸者之不悅。佞爲寵兮何去。奸爲疣兮何剖。讐爲讐兮莫衝。謗爲玉兮何切。彘旣廢而必烹兮。木方蔓兮必折。心轆轤以似車兮。思絲絲而如肽。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紳。旣不辨于顏跖兮。遂一貫于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掇掇。念帝座之不燭兮。故交光于卷舌。旣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擗刺。

文泉子集卷二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予于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茫乎無窮。自號爲山書。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于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于其時者疏決以忘反。故山之性爲近正。川之性爲融。是以處其結者爲君子。處其融者爲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爲人民。爲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爲萬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而象動。則有爭殺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爲五。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入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餘。生四而爲不足。不足與有餘也。爲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自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甘虧之臭。出于榆末。而後網罟不足于野。以牢養于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榆。熱而棄其皮。亦足矣。是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然則造其鳴而恥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恥人學者。聖人

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爲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旣入水而鮫魚相市。以其居泉而遠于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其釁。

利以勸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爲利物所間。爲道亦不僞。故始愛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以滅其後。道薄而所去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者。則殺人甚于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于野則無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佩。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旣爲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春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琴無常聲也。

爲學豈有歲。故勞于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于使人。然而雖佚不忘學。以其勞而未嘗違。是故死而不

得止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飛鳥走兔在巿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有道者不使人求。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于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于名則君子。愛身不甚于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爲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爲善不歎。樂欲爲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嬪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之甚者。揮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駁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去惡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破其心。嗚呼。繫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吾衣也。亦是也。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破其心哉。

禹書上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

勤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于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于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于夏功。而未見先于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墮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者。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士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人之心。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與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歟禹云乎。

古漁父四篇 有後序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讐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末之年富于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陶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之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眠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盪戮于變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闢。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于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鬪以薄。兩舟果于俱覆。明日訟于王。王以其罪均也。平于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隣曰。吾勝矣。其隣笑曰。罪均而子歎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于葦間。仰見鳴鳩集其上。乃冠木于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眠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給一器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于西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尙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機勸。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